

## 梅花如故人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107450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1074506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Chinese History RPF</a> , <a href="#">Wang jingwei - Fandom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Wang Jingwei/Chen gongbo</a> , <a href="#">汪兆銘/陳公博</a> , <a href="#">汪all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汪兆銘</a> , <a href="#">陳公博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2-08-16 Words: 2,019 Chapters: 1/1

## 梅花如故人

by [silvertabby \(xxfive\)](#)

### Summary

很餓.....割雞吃腿肉  
(感覺矯言矯語)

### 之一

趁夜搭上去河內的飛機，他已習慣奔逃，南京，洛陽，漢口，再到重慶。嘉陵江上的煙霧常使人錯認成硝煙，轟炸，轟炸總是夜里，無論軍事目標還是民居，天地翻覆過來，下望有燈火的地方在烈火中燃作廢墟，如太陽照常升起時湮沒蹤跡的星子，於是減少亮燈，國防會議搬到郊外去開，上清寺的官邸也像防空洞，在盤旋壓低的螺旋槳下緊閉門窗，氧氣日漸稀薄，黑沉沉透不過氣，只好睡覺——困守待援。此處是尋常南方氣候，地底陰濕，因而將房屋建在山上，但躲不過雨水來臨前的隱痛，左頰傷疤一早消去浮腫，在眼尾和顴骨之間微微凹陷下去，像一塊天然而成的胎記，無損於美麗容貌，嵌入背脊的鉛彈，遇風遇雨時，卻有一種積毀銷骨的痛。

重慶將這視作背叛，報紙上卻未出惡言，似乎與十年前的奔逃沒甚麼區別，河內也是法國，他還會再回去，到底黨不可分，陳公博徒勞地猜度。私奔出川省，他在九龍塘落腳，如民十七汪先生在法國，他隱匿滬上，但不同於彼時的偃旗息鼓，河內不斷傳來消息。輓電見報的前一日，他與顧孟余爭吵，說鐵案不可更，顧氏有一副冷淡性情：“汪先生執意如此，我們只好分道揚鑣了。”於是頭也不回地走掉。他坐在綠玻璃罩燈下吸煙，不知此时的自己是哪一位陳公博先生。倘他是黨部陳委員，就該回到重慶，與穿長衫的先生們一并痛罵汪兆銘；倘他是改組派.....改組同志會一早解散，諸君各自奔前程。

仿古色的十行箋被揉搓到卷邊，陳公博躺在沙發上再看：「此電系醞釀年余然後發作.....和平條件又非亡國條件，何為抗戰到亡國而後已，此意人人心中所有而又人人心中所不敢言。弟毅然言之，以盡其對國家，對民族及對良心之責任，其他一切急功近利，皆所不為。」汪先生來信慣稱兄弟，他却不曾叫過“四哥”，因汪夫人如此稱呼，“四哥”便顯得

有几分私室的亲昵，二十年由疏及亲，依旧叫“汪先生”，还是不一样的罢……

艳电如期见报。世人性质好崇拜死人而批评生人，爱他的人望他早死，恨他的人也望他早死，汪兆铭死在民元前夜，变成顶好的选择，革命领袖，党国元老，白云山麓日受香火，塑作永世不灭的象征——现在已经破灭，演至亡国事小，失节事大，刺秦也作钻营讲。

“汪先生看起来很忧郁。”高宗武来九龙塘与他告别，已决意要走，比起顾孟余的决绝，显得温和而有愧色。忧郁，要如何蹙眉，还是流泪，像任外交部长时一样醉后大哭么。陈公博按灭香烟，带火星的烟灰飘到手背上，烫出一点红痕，他觉察不到痛：“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便不算牺牲。”他的北上不能救国家民族，更不能救汪兆铭，同「我办改组会是为了汪先生」一样，但已不需剖白。

汪先生很忧郁。瘴雾秋霜侵蚀好颜色，像结在冰中的梅花，没有生气。四月，国府升起青天白日旗，诸君再唱三民主义歌，演讲，宣誓，任职，还都的礼仪终于完成，欠奉一张照片，他终于能坐到汪先生身侧，如在中央党部门前影像，只是不见旧游，多着一些维新政府、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陌生面孔。诸君都很忙碌，忙着讨一个要职，如上海市长一类，再不济，边疆委员会也好，总之不必真去边疆，新政府的边疆是南京城门——这是报纸上的玩笑话，已算平和嘲骂，不痛不痒。

新政府重挂青天白日旗，但无人视其为正统，绑在旗杆上猪尾巴似的黄色三角旗足以区分两个政权：重庆说统一战线，南京说反共建国。陈公博想起民十六，上海清党，武汉容共，时机总不对，是否辛亥耗尽汪兆铭一生运气，还是“精卫”成讖，注定徒劳无功……政治会议从早晨开到中午，不知在说什么，陈公博打消这些念头，继续做昏睡的立法院长，几乎只剩下睡觉一事。

## 之二

二十四年夏天，他递过一回辞职信，汪先生任行政院长，养病在韩复榘的青岛别墅。告别应当郑重，他不敢抬头，匆匆对上一眼就低下头。汪兆铭从不使属下产生压迫感，陈公博却喘不过气，兴许是饮过酒的缘故，他忽发一些绮想。汪先生洁身自好，早有党圣人的称号，又被吴稚晖在报纸上嘲讽为党纪先生，无论公私都是一副禁欲冷淡的模样，在广东潮热的长夏里也穿白色长衫、亚麻西装，连脚踝都不曾裸露，像旧朝未出阁的女人……女人，政敌常以此来比附攻讦他，没有军队的领袖如没有夫家的女人，汪先生一时与许崇智、张发奎交好，一时北上同冯焕章、阎百川周旋，而南京倚仗军队，只消出一二铜钲，就尽数瓦解了他的奔劳。到他日还都沦陷区，不能自立于西南大后方，也是因着军队。陈公博生出一点恨，恨自己没有军事本领，全然忘记他是不幸干了政治工作的文人。将汪先生想作女人，这未免过于无礼，陈公博疑心自己仍在醉中。

汪兆铭穿着白绸长衫，背灯而坐，问他是否真的要走，陈公博不知怎样回答，如真的要，非但他干不下去这份工作，汪先生也是聪明人，何苦此时去做外交部长，受国人痛骂。未擦头油的黑发覆在额前，细瘦手臂上布满针孔，汪兆铭病容憔悴，但还有力气大声说“牺牲”。陈公博想眼下真是平白的牺牲，无补于事。胡展堂当日也对着如此执拗的汪兆铭么，引刀成一快竟好重演，而他总有话说，二十岁时说不惜少年头，五十岁时又说我已五十岁了，剩下检点平生，陈公博私心里望他爱惜羽毛，独善其身，说出口却像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哀怨妇人。于是红着脸沉默，他并未见过燕市持椎的青年怎样在长夜咬破手指作血书，如何能说啼得血流无用处。

黄海的海浪声做了易水悲歌，在涨潮声里对坐沉默下去，直到白日渐暗，乌落西山，眼睛变得酸涩，一切都虚焦看不清，陈公博酒意清醒过来，却沉醉得更深。

“我爱汪先生。”陈公博忽然说，“也爱国家。”他始终低着头，不敢看汪兆铭的眼睛。其

实后一句不必说的，說出來倒像延安那些动辄将爱国家民族挂在嘴边的青年了，可此地不是延安，“爱”的涵义不止爱国，甚至远离南京，不能解释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异乡渐暗的夏夜，没有月亮，与南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物候.....只有梅花是故人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